

网民大会堂

话题：神农架科考专家称有八成把握揭秘野人

网友发言
大伙等着看另一出“周老虎”的好戏吧。
网友：玉面飞龙
所谓野人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很简单的道理：一个物种要想生存繁衍下去，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种群，而且种群数量还得保证基本无近亲繁殖才行。如果神农架野人存在，那么这个种群的数量一定很大，那么也就容易被发现——多年来，那么多的考察都没有发现，说明野人根本不存在。
网友：醉仙子
个人认为没必要如此浪费人力财力，野人找到了准备干吗？关起来研究吗？还是放在动物园里供人参观？即便有野人，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何必打扰他们呢？
网友：风雪燕山

话题：重庆江津区委书记批开发商盖楼挡政府风水

网友发言
区委书记王银峰恼怒道：“你懂不懂风水？在这个地方你的建筑起来了，就挡了政府的办公楼。这里是衙门！”他说：“你们的房子建了，我还能在这儿坐？你们建个房搞得区委要被逼搬迁！”请问这位王书记：“衙门”里住的是干部，还是县太爷？
浙江网友
我也来问问这位王书记：你到底是无神论者，还是风水大仙？
重庆网友
作为地产商的王志勇，还想着靠项目赚的钱，撬动其他几个项目。他拿出所有手续质问：“该有的都有，合法合规的东西，凭啥子就抵不过书记的一句话？”一句话能成事，一句话能坏事。希望这样的地方官少一些，再少一些。
广东网友

话题：东莞培训百名官太太当“廉内助”，民众质疑作秀

网友发言
本该由人民来监督的事，却让自己的老婆监督。老公贪污受贿，他老婆肯告发他吗？
网友：家有宝贝
没有用行之有效的制度去约束和制止腐败，靠吹枕边风是没有用的。很多的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不是吗？
网友：有花花不开
不要再玩这些没用的花招了。有诚意，只要把家底亮一亮——比如实行官员财产申报，搞这些花架子一点用都没有。
网友：爱吃酸菜

话题：15条秦岭“娃娃鱼”参展世博，不适嘈杂环境全部死亡

网友发言
“大鲵去上海时，是夏季最热的时候，气温太高，大鲵肯定会出问题。”既然早知道，“专家”早干什么去了？谁出的馊主意用大鲵参展？
天津网友
建一个隔音、恒温的鱼池很难吗？死了一两条的时候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吗？大鲵可是国家二类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呀。
陕西网友

中国的车啊 快快地生产慢慢地爬



锐评

堵就堵，堵到爬都爬不走时，再分单号双号开，要上班，那就买两辆车，挂一个双号一个单号；再堵，就再分尾数147、258、369来开，那就买三辆车，买吧，买吧！又是鼓励，又是引导消费……增值税、车辆购置税、车船税，此税那费，是少不了的。有一天，汽车生产商看到路上行驶的汽车就像乡下人赶圩，慢悠悠的，就兴高采烈地说：哈哈——中国的汽车行驶速度终于没有超过咱生产线的速度！ ——《中国青年报》

讨论试点二胎政策应广听民意

□晚报评论员 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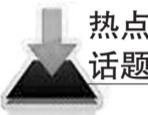


社会关注

9月25日是《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30周年之日。在这封被视作计划生育政策发端的公开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最近被反复提及：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日前有消息称，从明年起，我国将以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和浙江为试点，允许夫妻双方只要有一人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二胎。（10月12日《瞭望东方周刊》）消息的真实性有待相关方面证实。事实上，关于是否放开二胎、如何放开二胎等问题，近几年社会舆论多有关注。报道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宝昌称：人口问题不像经济问题，错过了容易调整，人是过一年长一岁。诚如

是，如果相关方面考虑讨论试点二胎政策，那么，不妨积极创造条件，采用各种方式广听民意，充分采纳并尊重普通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尽管此前媒体在讨论这一问题的过程中，也进行过类似的调查，比如今年的一项网调显示，77.5%的网友认为，如果政策允许，生两个孩子是最理想的（见3月25日《中国青年报》）。但因为网调在涵盖范围、对象选择等方面均存在局限，决定了其未必能真实反映现实民意。简单分析不难发现，尽管一些公众可能不知道诸如综合生育率等数据现状对未来人口结构的影响，但在计划生育政策酝酿转变的过程中，公众基于现实给出的质朴判断，往往反映出民意的真实态度。况且，随着近年来公众生活方式、文化结构、生活思维等方面的变化，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摆脱了“养儿防老”的固有思维；育儿成本的升高，也使年青一代

的生育意愿大大降低。所以，不必担心“一边倒”情况的发生。当然，在进行民调之前，相关方面有必要为公众提供一些基本的数据，普及一些基本的常识，比如男女比例、民工荒、老龄化现状等。再比如，2000年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综合生育率为1.22；2005年的1%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当年综合生育率为1.33。而按照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马力的观点，我国的综合生育率应保持在1.8左右，高出这个指标，我国的人口将面临挑战；低于这个指标，未来的人口结构矛盾突出（见2007年4月20日《法制晚报》）。一句话，只要做到了信息传达的准确、态度确立的中立公正，有责任感的公众，会综合考虑目前整体人口现状、人口结构变化趋势，以及自身的实际情况，给出理性的选择、中肯的建议。



热点话题

“偷菜”游戏或被取消是真是假？

天水妇女李某受网上“偷菜”游戏误导，上演现实版偷菜闹剧因违法被拘留罚款。案发后，《西部商报》连续刊发大规模报道披露此事，引起了社会各界强烈反响。11日，文化部文化市场司执法监督处一位李姓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首肯报道及专家提出的建议和良策。这位工作人员称，等文化部会商研究后，“偷菜”的游戏功能或将取消或将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改良。（本报今日A28版）



朱慧卿图

别老是惦记着终结“偷菜”游戏

个别手握权力者为什么离民众总有不远不近的距离？这个问题从其对“偷菜”游戏的姿态上可见一斑——也许自己还在游戏里玩得亦乐乎，到了公共话语平台上装得圣人一般，如此官僚式的思维方式，恰恰是公权无法走下神坛的积弊。这种积弊表现为权力的某种“洁癖”，总要装出一种姿态、拿捏出一种腔调，不苟言笑，言行缜密，唯恐公众不知晓其方寸与立场。最近的一则新闻颇值得玩味：某官方网站上冒出了一则雷人标题——《刚和我们科长玩跑跑卡丁车，他说赢了一次冠军或者连三次完成就可以提前下班》。游戏人人爱，但又要装出24小时“启迪思维和开发智力”的官样，此般分裂，是比阴差阳错的标题更有意思的“洋相”。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既然群众有群众的智慧，就不劳烦权力老是惦记着终结“偷菜”游戏了。毕竟，“偷菜”归“偷菜”，生活还在继续。 邓海建

文化部说过取消“偷菜”游戏吗？

文化部真的表示过或将取消“偷菜”游戏吗？我看不过是“标题党”而已。实际情况是，记者致电文化部文化市场司执法监督处，接电话的是一位姓李的值班人员，有姓没名，估计不是什么官员。这位值班人员先是说“文化部目前还没有就此事开会专题研究”，继而称他们将把该报意见上报给具体主管部门，并表示“有可能对此类游戏的‘偷菜’功能逐步取消，也可能对这类网络游戏进行改良”，仅此而已。对于上述采访内容，如果相关报道标题做成《文化部文化市场司执法监督处某值班人员称“偷菜”游戏或被取消》，那还算是客观实在，但是，把文化部下属一个司的一个处的值班人员的说法，替换成文化部的说法，这中间的“跨度”何止十万八千里！一个处的值班人员显然代表不了文化部，甚至代表不了执法监督处。所以，文化部并没有表示“偷菜”游戏或被取消，而且我相信，文化部也不可能作此表态。“偷菜”游戏虽冠以“偷”字，但那毕竟只是一种游戏，悖逆广大网民的意愿而硬生生地取消这个游戏，相关主管部门不会这样不慎重和不明事理。我们并没有证据表明游戏中的“偷”与现实中的偷有什么必然联系，反而有大量证据表明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绝大多数人不会将虚拟生活与现实生活混淆在一起。如果网上“偷菜”游戏应该被取消，那么大多数游戏乃至很多电影、电视剧、文学作品恐怕都应该被封杀，文化部不会让我们过上这种“健康”而无聊的生活吧？ 晏扬



调整高考时间怎能“秘密”搞调研？

高考时间是继续放在6月的7、8、9日3天，还是改到6月份的第一个双休日？记者获悉，教育部已经着手进行调研，南京的调研报告已经完成并提交至相关部门。（本报今日A05版） 高考时间的调整，不仅是教育部门、考生及家长的事，更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社会各界广为关注。但报道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表示，“这次调研主要是听取意见，是秘密进行的。”这让人倍感意外。如果不是南京市招办相关人员对记者“透露”这一事情，那么我们恐怕依然蒙在鼓里，直到高考时间进行了调整，才发现人家早已进行过调研，自己虽有一肚子话要说，却已没有机会。 调整高考时间为什么要“秘密”调研，而不公开征询意见呢？是相关方面觉得此事与别人无关，无须听取公众意见，还是没把公众放

在眼里，根本就不想听取公众意见？是相关方面的工作出现了疏漏，忘记了重大公共政策必须公开征询意见，还是他们想先听取一下内部人士的主意，然后再问计于社会？ 答案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调整高考时间如果只是秘密调研一下就完事，那显然是不行的。这不仅会影响最后决策的科学性，更涉嫌剥夺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 吴应海

带血“短发令”凸显的校园“暴政”

10月9日，在临沂市第六中学西校区，13岁的七年级女生张悦因为不符合学校短发令要求，三次被赶出校园后，在家喝下灭白蛾用的灭幼腺自杀。张悦家人认为是学校教育不当导致孩子死亡，并要求校方对此负责。事发三天，校方不对此事做正面回应。（本报今日A27版） 诸如“短发令”这样“校园潜规则”，绝非个



别校长和老师们在劝诫孩子剪发时说得那样，“是为了你好”，而是为了让学校能保持他们所希望的那种“整齐划一”和“毁灭审美”，从而让学生心无旁骛地学习、学习、再学习，把孩子们规训成学习机器，并能在升学率上体现出成绩和政绩。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校园之内的灾难。这种粗暴的管理方式，已经严重侵害和凌辱了教育的本质和使命，这是一种堂而皇之的“审美灭绝”政策，是一场针对学生人身权利的野蛮侵犯，是要在学校的日常生活中抽走自由意志的根基。校方的权力肆虐到无耻的地步，一个孩子因为发型，被赶出校园三次，而每一次驱赶，都是对教育使命的戕害，对孩子权利的蹂躏。 “短发令”不过是一种仪式，用以表明专断权力的强势存在。校园“暴政”，隐没在堂皇的校训和静悄悄的校园之内，它是孩子们的噩梦。 张若渔